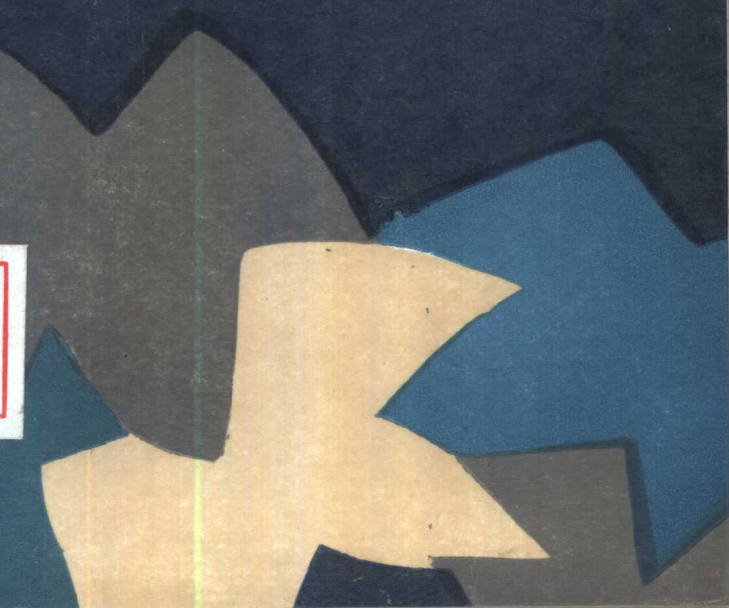


孙犁

芸斋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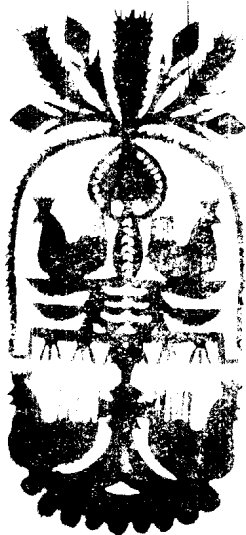
YUNZHAI XIAOSHUO



孙犁

芸斋小说

人民日报出版社



芸斋小说

孙犁著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6开本 印张5.25 字数82千字

1990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4500 定价2.10元

ISBN7-80002-237-4/I·108

目录

鸡缸	(1)
女相士	(5)
高跷能手	(11)
言戒	(16)
三马	(21)
亡人逸事	(26)
幻觉	(32)
地震	(40)
还乡	(47)
小混儿	(55)
修房	(60)
玉华婢	(66)
葛覃	(70)
春天的风	(78)
1976 年	(84)
小 D	(90)
王婉	(95)
杨墨	(100)
杨墨续篇	(105)
鱼苇之事	(109)

一个朋友.....	(113)
冯前.....	(118)
无花果.....	(123)
颐和园.....	(128)
宴会.....	(133)
蚕桑之事.....	(138)
罗汉松.....	(142)
石榴.....	(147)
续弦.....	(152)
我留下了声音.....	(156)
谈镜花水月(代后记).....	(161)

鸡 缸

我们住宅后面就是南市，解放初期，那里的街道两旁，有很多小摊。每到晚上没事，我好到那里逛逛，有时也买几件旧货，价钱都是很便宜的。

有一次，我买了两个磁缸，磁很厚很白，上面是五彩人物、花卉，最下面还有几只雄鸡，釉色非常鲜艳。可能是用来装茶叶或糖果的，个儿很不小，我从南市抱回家中，还累得出了一身汗。抱回来，也没有多少用途，我就在里面放小米、绿豆。

“文化大革命”期间，此物和别的一些磁器被抄走，传说我家有廿多件古董，这自然是其中之一。关于书，我心里是有底的，说有这么多古董，我却没有精神准备。这些磁器，都是小贩们当做破烂买来的，我掏一元钱买一件，他们还算是遇到了大头。现在适逢其会，居然上升为古董，我心里有些奇怪。

这当然也是有人揭发的。我们住的是个大杂

院，门口有个传达室。其中值班的，有个姓钱的老头，长年穿黑布衣服，叼着铜烟袋，不好说话，对人很是谦恭。既然是传达，当然也出入我的住室，见到了我的用具和陈设。此人造反以后，态度大变，常常对着我们住的台阶，大吐其痰。不过当时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是时代的自然点缀，我也不以为意，我个人是同他没有恩怨的。

冬季，我到了干校，属于牛鬼蛇神。这个姓钱的，作为“革命群众”，不久也到干校去了。有一天，他指挥着我们几个人，在院里弄煤，态度非常专横霸道。忽然，有一个同伴对他说：

“钱某某，你是什么人？你原是劝业场二楼的一个古董商，专门坑害人，隐瞒身份，混入机关。你和我们一样是牛鬼蛇神，不要在那里指手划脚的了，快脱了大衣，和我们一起干活！”

当时，我真为这位棚友捏一把汗。谁知这个姓钱的，听了以后，脸色惨白，立刻一转身，灰溜溜地钻进屋子里去了，以后再也不来领导我们。他虽然并没有从此就划入我们这个阶层，同我们去住一个棚子，但这件事，颇使我们扬眉吐气于一时，很觉得开心。

后来我想，一个古董商人，解放以后，变成了传达，内心对共产党当然是仇恨的，也就无怪对进城干部是这样的态度了。他向上级谎报我家有多

少古董，也就是自然可信的了。

过了几年，书籍和磁器都发还了。书籍丢失了一些，并有几部被人评为“珍贵”，劝我“捐献国家”。磁器却一件没丢，也没人劝我捐献，可见都是不入流品，也不惹人喜爱的。

我把这些瓶瓶罐罐，堆放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一年夏天，忽然在一个破花瓶里，发现了一只死耗子，颇使人恶心。我把耗子倒出来，把花瓶送给了帮我做饭的妇女。

这两个磁缸，我用它腌上了鸡蛋，放在厨房里。烟熏火燎，满是尘土油垢，面目皆非了。

时间过得真快，又过了几年。国家实行开放政策，与外国通商来往，旧磁器旧文物，都大涨其价，尤其是日本人敢掏大价钱。那位妇女，消息灵通，把那只花瓶送到委托店论价，竟给十五元。还说，如果不是把人头磨损了一些，可以卖到二十元。她喜出望外，更有惜售之心，又抱回家去了。并好意地来通知我说：

“大叔，你那两个缸子，不要用它腌鸡蛋了，多么可惜呀，这可能是古董。我给你刷刷，拿到委托店去卖了吧。”

我未加可否。但也觉得，值此旧磁器短缺之时，派以如此用场，也未免太委屈它们了。今日无事，把鸡蛋倒到别的罐子里，用温水把它们洗了

洗，陈于几案。磁缸容光焕发，花鸟像活了一样。使我不由得有一种感慨，就像从风尘里，识拔了希世奇材，顿然把它们安置在庙堂之上了。看了看缸底，还有朱红双行款：大清光绪年制。

还查了一本有关磁器的书，这种形制的东西，好像叫做鸡缸。

这不是古董是什么！对着它们欣赏之余，因有韵文之作，其辞曰：

绘者覃精，制者兢兢，锻炼成器，希延年用。瓦全玉碎，天道难凭。未委泥沙，已成古董。茫茫一生，与磁器同。

1981年11月24日

女 相 士

1966年秋冬之交，我被集中到机关五楼平台上一间屋子里“学习”。那时“四人帮”白色恐怖，空袭而来，我像突然掉在深渊里，心里大惑不解，所以对一块学习的是些什么人，也很少注意。被集中来的人，逐日增加，新来的总要先在班上做一些检讨，造反头头，也要对他作例行的审问。

有一天，又在审问一个新来的人：

“你自己说，你是什么阶级？”

“我是自由职业者。”答话的听来是个女人。我是没有心情去观望人家的，只是低着头。

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反动”阶级成分都要自动提高一级。头头又追问这个女人，她忽然说：

“我是反动文人。和孙芸夫一样！”

我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慷慨地把我引为同类。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人，身材修整，脸面秀气，年轻时一定是很漂亮的。她戴着银丝边眼镜，她的眼睛，也在注视着我，很有些异样，使我感到：她这种看人的方法，和眼睛里

流露的光亮，有一点巫气或妖气。

后来，我渐渐知道，这个女人叫杨秀玉，湖南长沙市人，是机关托儿所的会计。解放前是个有名的相士，曾以相面所得，在长沙市自盖洋楼两座。这样的职业和这样的财产，当然也就很有资格来进这个学习班了。

冬季，我们被送到干校去，先是打草帘，后是修缮一间车棚，作为宿舍。然后是为市里一个屠宰场代养二百头牛，牛就养在我们住室前的场地里。我们每天戴着星星起来，给牲口添草料，扫除粪尿，夜晚星星出来了，再回到屋里去。中间，我曾调到铡草棚工作，等到食堂买了大批白菜，我又被派到菜窖去了。

派我在菜窖工作，显然是有人动了怜悯之心，对我的照顾。因为在这里面，可避风雪，工作量也轻省得多。我们每天一垛垛地倒放着白菜，抱出去使它通风，有时就检选烂菜叶子。一同工作的是两位女同志，其中就有杨秀玉。

说实在的，在那种日子里，我是遑遑不可终日的，一点点生的情趣也没有，只想到一个死字，但又一直下不得手。例如在铡草棚子里，我每天要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割断不少根捆草的粗绳。我时常掂量着这把镰刀想：如果不是割断草绳，而是割断我的脖颈，岂不是一切烦恼痛苦，就可以迎刃而解

了吗？但我终于没有能这样去做。

在菜窖里工作，也比较安全。所谓安全，就是可以避免革命群众和当地农场的工人、儿童对我们的侮辱，恫吓，或投掷砖头。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罪名”、“身份”，过去的级别、薪金数目，造反者已经早给公布于众了。

在菜窖里，算是找到了一个避风港，可以暂时喘喘气了。

我和杨秀玉，渐渐熟识起来。我认为此人也不坏，她的职业，说起来是骗人的，但来找的人，究系自愿。较之那些傍虎吃食，在别人的身家性命之上，谋图一点私利的人，还算高尚一些吧！有时就跟她说个话儿，另一位女同志，是过去的同事，但因为她是菜窖负责人，对她说话就要小心一些。因此，总是在这位同志出窖以后，我们才能畅谈。我那时已经无聊到虚无幻灭的地步，但又有时想排遣一下绝望的念头，我请这位女相士，谈谈她的生活和经历。

她说，这是她家祖传，父亲早死，她年幼未得传授，母亲给她请了一位师父，年老昏庸。不久就抗战了，她随母亲、舅舅逃到了衡阳。那时她才十三岁，母亲急于挣钱，叫她到街上去吆喝着找生意，她不愿意去。她恳求母亲，给她一元钱，在一家旅馆里，租了一间房，门口贴了一张条子。整整一

个上午，没有一个顾客，她忍着饥饿，焦急地躺在旅馆的床上。到了下午，忽然进来了一个人，相了一面，给了她三元大洋。从此就出了名。

然后到贵州，到桂林，到成都，每到一处，在报上登个广告，第二天就门庭若市，一面五元。那时兵慌马乱，多数人离乡背井，都想藉占卜，问问个人平安，家人消息。她乘国难之机，大发其财。她十八岁的时候，已经积累很多金条了。

她说：“在衡阳，我亏了没到街上去喝卖，那样会大减身价，起步不好，一辈子也成不了名。你们作家，不也是这样吗？”

我只好苦笑了起来。

我们的谈笑，被那位女同志听到了，竟引起她不满。夜晚回到宿舍，她问杨秀玉：

“你和孙某，在菜窖里谈什么？”

“谈些闲话。”杨秀玉答。

“谈闲话？为什么我一进去，你们就不谈了！有什么背人的事？我看你和他，关系不正常！”

两个人吵了起来，并传了出去，使得革命群众又察觉到了一件“反动”阶级的新动向，好在那时主要是注意政治动向，因此也就没有深究，也许是不大相信，会有那种事情吧。像我们这些人，平白无辜遭到这种奇异事变，不死去已经算是忍辱苟活，精神和生活的摧残，女的必然断了经，男的也

一定失去了性。虽有妙龄少女，横陈于前，尚不能勃然兴起，况与半百老妇，效桑间陌上之乐、谈情说爱于阴暗潮湿之菜窖中乎。不可能也。

有一天，又剩了我们两个人。我实在烦闷极了，说：

“杨秀玉，你给我相个面好吗？”

“好。”她过去把菜窖的草帘子揭开说，“你站到这里来！”

在从外面透进来的一线阳光里，她认真地端详着我的面孔，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我似的。

“你的眉和眼距离太近，这主忧伤！”她说。

“是，”我说，“我有幽忧之疾。”

“你的声音好。”杨秀玉说，“有流水之音，这主女孩子多，而且聪明。”

“对，我有一男三女。”我回答，“女孩子功课比男孩子好。”

“你眼上的白圈，实在不好。”她叹了一口气，“我和你第一次见面，就注意到了。这叫破相。长了这个，如果你当时没死，一定有亲人亡故了。”

“是这样。我母亲就在那一年去世了，我也得了一场大病。”我说，“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无关紧要了。大相士，你相相我目前的生死存亡大关吧。我们的情况，会有好转吗？”

“4月份。”她满有信心地说，“4月份会有好消

息。”

正在这时，听到了那一位女同志的脚步声，她赶紧向我示意，我们就又都站到白菜垛跟前工作去了。

真的，到了夏季，我们的境遇就逐渐好起来，虽然前途仍在未卜之数，8月份我也算是得到了“解放”，回到家里来了。

芸斋主人曰：杨氏之术，何其神也！其日常亦有所调查研究乎？于时事现状，亦有所推测判断乎？盖善于积累见闻，理论联系实际者矣！“四人帮”灭绝人性，使忠诚善良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对生活前途，丧失信念；使宵小不逞之徒，天良绝灭，邪念丛生。十年动乱，较之八年抗战，人心之浮动不安，彷徨无主，为更甚矣。惜未允许其张榜坐堂，以售其技。不然所得相金，何止盖两座洋楼哉！

1981年11月26日晚

高 跷 能 手

干校的组织系统，我不太详细知道。具体到我们这个棚子，则上有“群众专政室”，由一个造反组织的小头头负责。有棚长，也属于牛鬼蛇神，但是被造反组织谅解和信任的人。一任此职，离“解放”也就不远了。日常是率领全棚人劳动，有的分菜时掌勺，视亲近疏远，上下其手。

棚是由一个柴草棚和车棚改造的，里面放了三排铺板，共住三十多个人。每人的铺位一尺有余，翻身是困难的。好在是冬天，大家挤着暖和一些。

我睡在一个角落里，一边是机关的民校教师，据说出身是“大海盗”，另一边是一个老头，是刻字工人。因为字模刻得好，后来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因此现在成了“资本家”。

他姓李名槐，会刻字模，却不大会写字。有一次签字画押，竟把槐字的木旁丢掉，因此，人们又叫他李鬼。

他既是工人出身，造反的工人们，对他还是有情面的。但因为他又是由工人变成的“资本家”，

为了教育工人阶级，对他进行的批判，次数也最多。

每次批判，他总是重复那几句话：

“开了一年作坊，雇了一个徒弟，赚了三百元钱，就解放了。这就是罪，这就是罪……”

大家也都听烦了。但不久，又有人揭发他到过日本，见过天皇。

这问题就严重了，里通外国。

他有多年的心脏病，不久就病倒了，不能起床。最初，棚长还强制他起来，后来也就任他一个人躺着去了。

夜晚，牛棚里有两个一百度的无罩大灯泡，通宵不灭。两只大洋铁桶，放在门口处，大家你来我往，撒尿声也是通宵不断。本来可以叫人们到棚外小便去，并不是怕你感冒，而是担心你逃走。每夜，总有几个“牛鬼蛇神”，坐在被窝口上看小说，不睡觉，那也是奉命值夜的。这些人都和造反者接近，也可以说是“改造”得比较好的。

李槐有病，夜里总是翻身、坐起，哼咳叹气，我劳动一天，疲劳得很，不得安睡，只好掉头到里面，顶着墙睡去。而墙上正好又有一个洞，对着我的头顶，不断地往里吹风。我只好团了一个空烟盒，把它塞住。

李槐总是安静不下来。他坐起来，乱摸他身下